

我們用的經本是《楞嚴經正脈科會》，是一冊不分卷。在一般的白文本子上，這一段經文是在第三卷的開頭，這是「六入」這一科。首先也給諸位說明白，我們一般寺廟講經，特別是在我們台灣，目的都是在宣傳。所以時間短，講的東西也不必要很深入的來講解，聽眾並不是常聽經的人，講深了聽起來未必能夠接受得了。這是我們要曉得的，這是一般寺廟講經，他們的宗旨、目的之所在。我們圖書館是屬於長期的講座，目的跟他們不一樣，已經不是在做佛法的宣傳，而是幫助我們修學。因此我們講解的這些經論，都是往深處講、往遠處講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

近來也有不少同學發心認真的來修學，這個現象非常之好。真正講到修學，我們一個星期有四個鐘點的課已經夠多了，這是我過去學經的經驗。一個星期要是學兩個鐘點，可以說相當的輕鬆，能夠學得很愉快；如果一個星期學四個小時，那必須把全部的精神要用上去，就相當的緊張。為什麼？我們要想把一樣東西學好，這兩個鐘點的課堂至少要有二十個小時才能把它消化得了；如果沒有二十個小時，這兩個小時消化不了。可見得，一個星期要是消化兩個鐘點的課程，需要用二十個鐘點的時間，你們想想看，七天聽兩個鐘點是恰到好處；如果聽四個鐘點的話，換句話說，你要用四十個小時來消化，一個星期用四十個小時就相當緊張。

我們圖書館目前有五門功課，除了《彌陀經疏鈔》之外，我們有《四十華嚴》、有《楞嚴》、有《大乘起信論》。三月一號起，靈山講堂的《圓覺經》，我們想在很短的期間把它講圓滿。去年這一個學期，我們不曉得它的性質，以為它是個長期講座，因此我講

《圓覺》也就沒有受時間的限制，就是《圓覺經》的第一章講了一個學期。講完之後他告訴我，他說他們的課程只有兩個學期，我說你為什麼早不說？底下這一個學期只有四個月，四個月一共只有一十八個星期。可能還有四次我要到南部去講經，有四次不能上課，總共我算算大概也只有十三個星期，頂多十四個星期。十四個星期要把後面十一章要講完，幾乎一個星期要講一章。所以底下這個學期，《圓覺經》我就打算講大意，講《圓覺經》大意，編表解講大意。如果講經文，時間決定不夠用。我說這些話，就是告訴諸位同修，你們如果真正想學經，這是個絕好的機會。可是學經，絕不是老師在面前教給你這一句怎麼講、這一段什麼意思，不是的。講席裡面也有些同學們對於我過去在台中修學的經過了解一些。我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也就是聽李老師公開講經，他的慈光圖書館講座是一個星期一次，每個星期三，三十年來都沒有間斷，每逢星期三講經，我們一個星期就聽一次。有些人聽了就算了，聽了就完了，聽上三十年他現在還是老樣子，聽了就了了，這學不到東西。

我在那個地方學講經，《楞嚴》是下了功夫，在講經之前大概有十個小時準備的功夫。準備什麼？準備聽經。譬如我們曉得老師在這個星期三這一堂，經文大概是從哪個地方講到哪裡，你聽久了大概也能夠估計得出來，也能夠猜得到今天大概會講到哪個段落，講一定是講一個段落，我們就開始預備。李老師講這部經，他主要是參考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所以我們研究註解也就以《講義》為主。可是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他是依交光大師《正脈》為主，你把《講義》整個展開來一看，跟交光大師的《正脈》去對一對，幾乎裡面有十分之七都是交光大師的意思，因此我們就看《講義》、看《正脈》。另外還有兩種補助的，一個就是孫仲霞居士的《楞嚴經直解》，在過去台南慶芳書局印的上下兩冊，當時李老師指定要

我們看的，說這個註子註得簡單明瞭。所以我們也有三、四種的註解，事先要把註解仔細的去看看，把這個經文、註子都看熟了再去聽，所以聽之前有一番預備的功夫。

聽完之後也不是說聽完就完了，聽完之後我們自己有個小班，就像你們現在學經分組的小班，非常重要，互相切磋琢磨，小班裡面來複講。小班複講最主要的就是把老師所講的重複講一遍，也可以加老師所沒有講的意思，也能夠加上去。但是這個意思絕不是自己的意思，自己修證俱無，你這個意思一加進去就錯了。我們加什麼意思？加圓瑛法師《講義》、交光《正脈》、其他古註子裡所有的而老師沒有說的，我們來加這點東西。技巧要是好的話，加得也很圓滿，我們自己也練習講一遍。講完之後，我們同學們再互相來研究討論，這一堂課才算是圓滿。諸位如果用這種方法來學，你們今天只要肯用功，機緣比我在台中修學的當時要殊勝得多。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台中只有一門課，一個星期兩個小時，聽老師講東西只是一次；我們今天除了《圓覺經》不算，至少有四次。所以大家要認真的來研究，這個道場就是很熱鬧的道場。熱鬧不是人多，是研究的風氣殊勝，因為這裡有四門課程，再加上你們自己所學講的小部經，小部經我看也有六、七種之多，這比一般佛學院要殊勝得太多。這完全要靠自己努力。

這次《楞嚴》我們是續講，接著前面已經講了兩卷，這是第三卷的開端，我們這個本子裡頭不分卷。如果要是發心研究《楞嚴經》的，我們前面所講的都保留著有錄音帶在，應當把前面的仔細去聽聽。註解還是以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，跟交光大師的《正脈》為主，要以這兩個註子為主。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是深入淺出，所以他的《講義》能夠風行一時是有它的道理，特別是接引初機，對初學《楞嚴》的人來說是一部非常好的參考資料。可是同學們學東西

要注意，要學只能夠發心學一樣。學《楞嚴》的，《楞嚴經》我們一個星期講一次，這部經講圓滿大概要三年，這三年當中能夠把《楞嚴》學完是一種成就。學《華嚴》也好、學《疏鈔》也好，只能夠學一樣，大部經要學一樣，小部經可以多學幾部，自己去研究，多學幾部。大部經是根本，功力要用在一門上，講堂講這幾種經都可以聽，但是功夫用在一門上。如果這幾門都想學、都去用功夫，你的力量分散了，怕的是三年之後你一樣都學不好，所以應當著重在一門深入。

今天交光大師的科題是「六入」，五根、六塵我們叫它做十一種色法，這十一種色法都可以叫做內色。這個地方這一段，主要是對迷內色特別重的人，用這個法門來給他開示、令他覺悟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經本裡所說的都是原則性的，是原理、原則性的，理論是講原理，方法也是講原則，所以如何去運用那是存乎一心。過去岳飛念《孫子兵法》，所謂是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。佛的經典也就是跟兵法一樣的，我們學佛的人讀經，讀了之後要會用，這個經就是活的，把經變成我們自己的生活，在生活裡面去運用，這是存乎一心，就是佛法裡面常講的善巧方便，你要有善巧方便去運用這些原理原則。每一科都是這樣的意思。請看經文：

【復次阿難。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。】

這幾句話很重要，是這一大科的總綱領，我們學習的最主要關鍵的地方也就是在這幾句。這是說明如來藏不離六根，『如來藏妙真如性』在哪裡？就是六根，『六入』就是六根。六根，它不說根，它說之為入，這什麼意思？意思是說境界由六根入進去，所以它不說根而言入。這個入有能入、有所入，能入的是六根，所入的是六塵，六塵由六根而入，但是這個入並不是真正有入。譬如眼入色塵，色塵還真的跑到眼睛裡面去嗎？沒有。耳入聲塵，音聲真的到

耳朵裡面去嗎？沒有。諸位要是明白這個道理，入實不入，入與不入原來不二，千萬不要以為真的跑進去了，沒有這回事情。好比我們照相機一樣，你照相機一照，裡面有個底片、有個影像，是不是外頭的相跑到照相機裡面去？不是的。外面景象還是外面景象，裡面的影像與外面的景象原本不相干。諸位從這個地方體會入的意思。

雖然講有能入、有所入，實際上是亦無能入、亦無所入，入即非入，你從這個地方去體會，你才能開得了悟。我們一般讀經為什麼不開悟？都念死書，所謂死在字裡行間，這樣念書，古人說不如無書，這書害死人。可見得這個書原本是給聰明人念的，給上根利智去念的，不是給普通人念，給普通人念那死在文字之中，就像清涼講的「增長無明，增長邪見」。你還真的有個能入、所入那就壞了，真的來說，沒有能入、所入。舉個比喻，我們講六根，眼根，實際上是講眼識，經文說「流逸奔色」。眼根的對象，就是說它起作用的對象是色塵，耳根起作用的對象是聲塵，所以說六根在六塵上我們稱為能入。但是眼是以虛而受色，正如同照相機一樣，鏡頭到底片這裡面決定沒有任何東西，所以影像才能夠照得進去；如果這裡面有東西，這個景象就達不到。我們的眼是如此，耳也是以虛才能夠入聲，才能夠領納音聲，色與聲我們就叫它做所入。

在這個地方我們明瞭，凡夫所入的是三界六道裡的六塵，二乘人所入的跟我們不一樣，他入的是真諦，菩薩所入的是俗諦，佛在果地上所入的是中道第一義諦。由此可知，不但在我們凡夫位上有六入，聲聞、緣覺、佛、菩薩都不例外，也都有六入。講到能入、所入，總而言之句話，不出一真法界，這是講到萬法唯心、萬法唯識。曉得這個意思，才懂得《楞嚴經》裡面這一段所說的大意，就是能入與所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你才能夠真正體會得到。此地

說明六根為入，這是因為六塵屬於現量，眼前擺的事實，現是現前大家所公認的，我們講色、講這些種種景象，在我們面前大家都看到的，我們大家都公認的，這叫現量。可是五根則屬於比量，為什麼？我們現前所見不到的。見得到的根叫浮塵根，浮塵根是屬於色法，它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是勝義根。

勝義根，不但我們不能夠明瞭、觀察不到，玄奘大師在《八識規矩頌》裡面給我們說，愚者難分識與根。那個根就是講的勝義根，勝義根能發識，這能生識。愚者是什麼人？是阿羅漢。阿羅漢比我們凡夫的能力那是強得太多，我們今天講的科學家，用科學儀器，現在科學這樣進步，我們講觀察的科學儀器上來說，不如阿羅漢。普通一般阿羅漢，我們說他的天眼，阿羅漢的天眼能夠看一個小千世界，這一個小千世界是一千個單位世界。一個銀河系是一個單位世界，阿羅漢的能力能夠看一千個銀河系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經裡面講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」。我們現在是借重科學儀器，也能夠看到其他的星球，可是阿羅漢不必借重任何科技，他的天眼就能看得到，由此可知，阿羅漢的能力比我們大太多了。阿羅漢裡有特別修行的，他的天眼可以能夠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就不是小千，能夠看大千世界，像經裡面所講的阿[少/兔]樓駄。阿[少/兔]樓駄是阿羅漢，他的天眼是修成的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傳授給他，他修成了。修成之後，在阿羅漢裡面他算天眼第一，他能夠看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彷彿我們現在講的十億個銀河系。他對每一個星球的狀況都瞭如指掌。菩薩更不必說，能觀百千界，一百個大千世界、一千個大千世界，那就不是阿羅漢能夠比的。所以這個能見的、能發識的勝義根，不是我們能夠看得見的。

比量是什麼？比量是從推理，推斷它必定有這個東西存在，因為它能夠發識。如果沒有它，識不能生起；識之能夠生起，必定有

個能生識的勝義根。能生眼識的叫眼根，能生耳識的叫耳根，唯有勝義根才像照相機一樣，它能夠把外面境界相照到裡面去，而在裡面自己造個相出來，跟外面一模一樣，它有這個能力。就像照相機的底版一樣，鏡頭一打開，它裡頭能夠造個相，跟外面一模一樣，它有這個能力。所以這就有能入的意思，可見得能入的意思是從勝義根所說的，所入的意思就是六塵的影像。六根裡面，我們舉眼耳這兩個例子就可以，其餘鼻舌身意是以此類推。

但是這六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在現象上說這裡頭有個親疏，它比較親；六塵就比較疏遠，六塵是我們身外之物，六根是我們身內。所以能入、所入，我們偏重在能入上講，因為能入的親、所入的疏，這是講六入。諸位要記住，特別在此地是取它的勝義根，不取浮塵根。今天有許多講唯識的人，把神經系統認為是勝義根，究竟這個講法是不是佛經裡面所講的意思？很難講。譬如今天講我們眼球裡頭視神經，有些人講唯識，他講視神經就是佛經裡面講的勝義根。可是這種說法，我還是很難同意，為什麼？因為稍稍懂得佛法道理的人都曉得，人死了以後神識還存在，我們世俗間人叫靈魂，它還存在。可見得靈魂離開肉體它能夠存在，而且它六根還起作用。當然它沒有浮塵根，它能夠起作用，可見得它有勝義根；如果沒有勝義根，它就不應該起作用。尤其是現在有些學道教的，修靈魂出竅，他人在這個地方打坐、靜坐，他的神識能夠離開他的身體，能夠到別的地方去遊玩，他也能夠看到很多事情，在靈魂回到身體之後，他能夠說我剛才到什麼地方看到什麼事情，果然那個地方確實有事情。我們想想，那個視神經難道也跟著他去了嗎？這不可能的事情，視神經並沒有走。你說視神經就是勝義根，這就很難講，這個不容易。像這種事實不但學佛的人了解，道家，甚至外國人他也相信。為什麼？確實有這個事情，這是不可否認的。所以從這個

地方來觀察，勝義根必定不是現在所謂神經系統，不是這個東西，因為它可以離開身體一樣起作用，它還能夠發識，它起作用。

在這一段經文裡面要緊的意思，就是要說明這六根本如來藏。我們常講根塵識是妄、如來藏是真，這個意思換句話說，就是說明真妄不二，這才叫開悟。真是真的，妄是妄的，真不是妄、妄不是真，我們現在都曉得了，你聽了一點佛法，你就曉得哪個是真、哪個是妄；真妄不二這個東西難，我們現在就是見不到不二。可是經裡面處處都是指歸不二法門，我們要曉得這個意思，學佛才有個入處，否則的話真是不得其門而入，得找到個入處。這個地方要緊的一個字是「本」，就是這個字，關鍵的字是在這個地方，本來就是如來藏。「如」跟「來」在大經大論裡面我們講得太多了。「如」的意思是說，它本來具有不變，不變就叫做真、就叫做如，本來如是，從來也不變、從來也不動。像我們這部經前面所講的「十番顯見」，說明見性是真、見性是如。為什麼？因為見性沒有生滅、見性沒有來去。「來」的意思是從隨緣上講的，這是說的真如隨緣而來，隨緣實際上就是講起作用。

這個意思，下面經文裡面會說到，我在此地事先用比喻來給諸位說，因為這是這一科裡頭最緊要，也是關鍵的一個論題。我們舉眼睛害病，眼睛長了毛病看到空中有花，看到燈上有圓影。空中之花與燈上之影，我們可以說它是好眼睛隨緣而現之相，因為好眼睛害了病，病眼是依好眼才有病的，要是沒有好眼，哪有病眼？這個病眼豈不是因好眼而有的嗎？好眼見到燈上沒有圓影、虛空沒有狂花，由此可知，虛空的狂花、燈上的圓影原本是依好眼而來的。這個來就是不來，這個相即是無相，相即非相。我們今天在此地講六入，就是講燈上的圓影、虛空中之狂花，說它本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如來藏是燈上沒有圓影、虛空沒有狂花，一片清明，諸位細細去



體會這個意思，這一科的宗旨你就明瞭。就曉得什麼？曉得妄就是真，妄本來不生，生即不生，因為它是無生之生，所以生即無生。這是來的意思。由此可知，「如來」兩個字，如是從體上說，真如體上講的，來就是真如所起的作用，用就是體、體就是用，體用一如、體用不二，所以稱之為如來。

「藏」這意思，不但是從用上講，也說到體上，藏是含藏的意思，說真如理體，也就是講我們自己的真性，能含藏世出世間十法界依正莊嚴一切萬法，應有盡有，沒有一法不是如來藏含藏之物。如來藏是自己本人，一切萬法不是自己變現的，是從哪裡來的？你們想想從哪裡來的？自家變現之物。佛菩薩知道，所以稱之為佛菩薩；我們不曉得，所以稱作凡夫，顛倒，不知道這個事實的真相。在凡夫位就叫做如來藏，如來含藏在其中，我們自己不曉得。也有經裡面講，在佛菩薩稱為如來藏，在凡夫稱作阿賴耶，阿賴耶就是如來藏。所以悟了叫如來藏，迷了叫阿賴耶，阿賴耶就是如來藏，不過是一個迷、一個是悟就是了，《唯識論》裡面講阿賴耶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如來藏。前面我們講過五陰，總共有四科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再七大。這是四大科裡面的第二段，五陰這一章裡面跟諸位細細說過，實際上這四大科無非是開合不同而已。為什麼佛不厭其煩做四次來給我們開示？諸位要曉得，這就是佛菩薩的苦口婆心，無非是叫我們開悟而已。我們聽了一遍沒悟，沒悟怎麼辦？換個方式再給你講一遍，所謂是一而三、三而四，不厭其煩再次給我們開示。

我也曾經跟諸位說過，學佛之人就是求覺悟的人，不能用妄心，我們現在學佛之所以不能開悟，就是喜歡用妄心，這是一輩子開不了悟的。不用妄心，你用的就是真心。「好，我現在不用妄心了，我真心也不會用」，這是必然的現象。不會用怎麼辦？不會用要

學著用。學也學不來，那學個不用妄心，真心暫時不要理會，就學一個不用妄心。不用妄心怎麼學法？譬如這個經聽一遍沒開悟，我們去研究、去思惟，這能開得了悟嗎？這個法子要能開得了悟，大家都走這個路子，這個法子開不了悟！怎麼辦？咱們再聽一遍，還不開悟就再聽一遍，古德聽經能夠聽幾十遍。不悟，不悟就是要聽，悟了還要聽，這個實在是不可思議。這一部經，講了一遍、再講一遍，有講幾十遍的，給諸位說，遍數講久了，他就開悟了。我們不能說是聽了一遍，這一遍一點悟處都沒有，那不可能，總有一點悟處。這一遍聽了悟了一點點，再聽第二遍又悟了一點點，積小悟就成大悟，積大悟就大徹大悟，就這麼回事情。

所以人家研究，我們不研究，就是多看多聽，你要發心講經的多講，多看、多聽、多講。研究討論的時候，人家聽了有問題馬上提出來，提出來隨時答覆，這是悟處；提出來，我想一想這個問題我應該怎麼答覆他，這落到意識裡去了。不能答覆的、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真是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要這樣學才行，要這樣的學法。換句話說，聽經是真正的修學。從前的機緣好，從前的叢林寺院是天天講經，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天放假，大年三十、初一也不放假，沒有放假的。每天有講經，你每天聽經，每天念佛、參禪、聽經，你的功夫是繼續不斷的。所以人在那個環境裡容易開悟，他不要想，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，他不曾去研究、他不曾去想，不懂再聽一遍。從前不懂的，這一遍聽懂了，他悟過來，這是真的懂；如果自己思惟想像，那不是真的懂、不是真悟。我們要學，要曉得這個原理原則，要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要悟其義理。

我們今天雖然查資料，那是名相。名相是要查的，名詞術語、生字是要查的，不能說我不認識，隨便念個半邊，這不可以；名相

不懂，望文生義去胡謔，這個也不行，一定要把它查清楚。我們常常讚歎外國人做事情很認真，具有科學的精神，在一般講外國人是比我們要認真得多，可是外國人學佛，我看問題很大。有一年有個外國人到台中跟李老師討論佛法，李老師也不懂英文，外國人也不懂中國話，當中有個翻譯的，在那裡做橋梁，彼此兩方面的意見互相都不滿意。這外國人聽李老師那一套，他不同意；李老師聽聽外國人講這個東西，也不贊成。於是李老師看到他手上帶了一本厚厚的書，就問他：你這是什麼東西？他說這是英文翻譯的，英語的《佛學字典》。李老師突然靈感來了，好，他問問二足尊是什麼意思？這就是不談教理，我們談名相、談名詞。「二足尊」，他查字典查到了，李老師說：你把英語的解釋翻譯給我聽聽。翻譯的人給他翻譯，「二足尊，兩條腿裡頭最尊貴的」。李老師一聽是這樣的，好，那不要談了，我們今天談話就到此為止。就曉得你那個佛法是如此的。他是以這個為標準，那還談什麼？

我們曉得佛法的二足尊是稱佛的，我們「皈依佛二足尊」，足是什麼？足是滿足、是圓滿的意思。二是什麼？是福慧，福德圓滿、智慧圓滿，這叫最尊最貴。哪裡是兩條腿裡頭最尊的？這成什麼話？像這樣錯誤的，那個英文《佛學字典》裡頭不知道有多少！所以外國人學佛大有問題。這就是說，名相我們要查，要查字典它怎麼解釋；義理，要靠自己領悟，這個東西是查不到的，沒有什麼好查的。學佛的人，名相要熟悉。學名相我們此地有一本教材，《佛學備要》，這是名相的解釋，都是佛學裡面最普通、最常見的名相。諸位要是再更進一步，可以去讀《教乘法數》、《三藏法數》，那裡面的名相就比較更具足一些。《佛學備要》是供給初學人修學的，所以它的條目並不多。這些我們要注意，要隨時去考查，不能夠隨便亂說，不能夠望文生義胡造謠言。

「妙真如性」怎麼講法？「妙」是說如來藏與根根塵塵法爾應現。根根塵塵就是如來藏的作用，作用是自然的作用，譬如鏡子照東西，鏡子是體，照是用。古人有個比喻說「胡來現胡，漢來現漢」，胡是什麼？胡人、外國人，外國人一照鏡子，鏡子裡面現的外國人的相；漢是中國人，中國人去照鏡子現的是中國人的相。它是不是有分別心，「你來照，我給你現個相」，不是的，沒有心，自自然然的，叫法爾，鏡子照外面境界相，裡頭現的相是法爾自然。如來藏就像鏡子的體一樣，現出六根六塵無量無邊的境界，也不是有心，也是法爾自然顯現的，這叫妙。妙在哪裡？現即無現。你不要以為鏡子裡有個相，那真的嗎？又不能說它是真的，又不能說它是假的，這才妙。生即無生，現即無現，諸位什麼時候能夠體會到這個意思，縱然沒有證得無生法忍，確實是向無生法忍這個方向邁進。在般若裡面講，這個方向就是向著實相般若，這種觀察就是觀照般若，外面的現象就是方便般若、文字般若。貴在我們要提得起觀照，觀照的是什麼？生本不生，相即非相，這才能夠見到妙真如性，所以稱之為妙。經裡面講，法叫妙法，行叫妙行，妙這個字在經裡面用得太多太廣泛，你要是不曉得這個意思，妙在哪裡？不知道這就不妙，不妙就有障礙，事事都有障礙；曉得妙，那就事事都無礙。諸位去念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無障礙的法界，《楞嚴》講的是理，《華嚴經》是把理入了境界、入了事相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所以行稱之為妙行。

「真」，本來就不假，不假就是真，如來藏起作用哪有假？所以叫真。雖起種種作用，它有沒有變異？沒有變異；有沒有生滅？沒有生滅；有沒有來去？沒有來去，所以叫「如」，妙真如性。在凡夫位、在菩薩位、在佛果位上本來無二無別，這叫「性」。如果凡夫位上跟菩薩位上不一樣，這不叫性。性是體性，古人用金與器

做比喻，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，我們用黃金塑一尊佛像，這個佛像的體是黃金；我們再用金做個小狗、小貓，這個小狗、小貓的相，它的質料也是黃金。從質料上看，是一樣的、相同的，沒有兩樣，相上不同，體性是相同。佛與凡夫，相上是迷悟不同，體性原本不二，體性是相同的，沒兩樣，不同的是迷悟之相不一樣而已。我們可以說，佛法裡面講十法界，十法界不過只是說迷悟淺深差別相不一樣。迷得極深的在地獄法界，迷得最淺的在菩薩法界，到佛這是完全覺悟、沒有迷了，這叫佛；十法界裡頭的人天，可以說是半迷半悟的狀態，全迷是三惡道，全悟是佛菩薩，迷悟差別說之為十法界，實際上哪裡真的有十法界！可見得十法界也不過是有名而已，並不是真正有十法界，法界原本是一真。可見得說一是真法界，十就不是真，沒有說十真法界，只說個一真法界，所以才稱之為妙真如性。

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，我們要曉得，如來藏說的是什麼、妙真如性說的是什麼，然後你曉得五陰、六入本身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正因為眾生不曉得回光返照，所以被境界所入，境原本是不入的，你還真為所入了，這是迷、這是沒有智照的能力，就是我們的般若智慧失了覺照的作用，為外面六塵境界所入。這句話就是說明，我們是怎麼迷的，怎麼樣把我們自己的本性給迷失了，就是失照。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上不是照見，而是被六塵境界侵蝕、入進去了。這個入並不是真入，雖不是真入，自己以為是真入，這事情麻煩大了。曉得入即非入，這就是覺照，這就是觀照功夫起來，所謂依方便般若起觀照般若，這觀照功夫起來了，這就是進入實相，向著證得實相般若的方向精進。

所以《楞嚴》，古人講開智慧的《楞嚴》，這是一點都不錯。《楞嚴》裡面每一章、每一節都是教我們開智慧，都是幫助我們破

迷開悟，問題就看我們自己能不能夠領悟，會不會在境界裡面去運用。境界原本不入，像鏡子照外面境界相照得清清楚楚，原本沒有入；你自己以為入了，這就是迷。入了起什麼現象？把裡面的煩惱給勾引起來。譬如眼見色，這個色入到我裡面去了，入到了怎麼樣？如果順心的，貪心所被它勾引起來；不順心的，瞋恚心所被它勾引起來，實在是冤枉！入是假的，在裡面那些貪瞋痴慢心所也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，真如本性裡沒這些東西。前面跟諸位講過，就是一個親、一個疏，八識五十一心所這是親，連勝義根這都是算親；外面疏遠的這些煩惱心所，也是你如來藏迷了變現這些東西。這一勾引，麻煩就大了，起惑、造業，受六道輪迴的果報，實在冤枉！

這是把我們眼前的現象簡單給諸位說出來。而佛經的目的，特別是本經，也可以說我們現在圖書館裡面所講的這四部大經，如果連靈山講堂講的《圓覺經》，五部大經，目的都是教我們徹底明瞭事實真相。根、塵、識都是虛妄不實在的，根塵識的作用全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就是說你要是悟了，它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；不悟、迷了，這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麼回事情。真相大白，了生死出三界，實在上講，無生死可了，亦無三界可出。為什麼？因為生死、三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恍然大悟。這一段是這一大科裡面的總綱領，向下經文有六小科，就是說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入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把這個綱領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跟諸位說出來，希望大家千萬不可以忽略，這一段的意思是非常的重要。